

打量 鸡缸杯

沈嘉禄 著



二〇二年的阳光令人感慨的「红色小提琴」\美丽上海，汉字归来
抒情不应有罪\海老，美专，黑老大\老房子不应负有「原罪」\眼界决定高度
浙江电影院可不可拆？\坐《绿皮火车》，去心的远方\从老外手中抢下一张八仙桌
官窑讽\打量鸡缸杯\红尘喧嚣，平沙落雁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打量 鸡缸杯

沈嘉禄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量鸡缸杯/沈嘉禄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7

ISBN 978 - 7 - 5458 - 0918 - 3

I. ①打… II. ①沈… III. ①艺术评论-文集
IV. ①J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1224 号

打量鸡缸杯

著 者 沈嘉禄

图 片 梦 野 陈丹路 王维倩 沈嘉禄

责任编辑 杨柏伟

装帧设计 杨钟玮

技术编辑 丁 多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8.25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58 - 0918 - 3/J.257

定 价 25.00 元

目录

1 自序

也许,误会

- 6 1978 年的阳光
- 11 令人感慨的“红色小提琴”
- 14 美丽上海,汉字归来
- 17 抒情不应有罪
- 21 海老、美专与黑老大
- 25 老房子不应背负“原罪”
- 31 眼界决定高度
- 36 浙江电影院可不可拆?
- 39 坐《绿皮火车》去心的远方
- 42 从老外手中抢下一张八仙桌
- 48 官窑讽
- 51 打量鸡缸杯
- 59 郭德纲的笑点
- 63 红尘喧嚣,平沙落雁
- 70 任微音,画家做过修鞋匠

邂逅,因果

- 82 画扇记
- 85 见素抱朴玩印章
- 89 老髯一毛
- 91 奇谲瑰丽的蜻蜓眼
- 97 印糕木模四连星
- 100 让漆器时尚化,并回归生活
- 105 漆画,古老而新鲜的光芒
- 108 通草画——发往欧洲的“明信片”
- 112 草木染色,淡中见雅
- 116 一件精美绝伦的瓠器
- 118 拴马拴娃,各司其职
- 121 精妙绝伦的“善业泥”
- 124 壶,优雅的历史弧度

聚会,表情

- 130 汾阳花园里的香席雅集
- 136 价比黄金玩沉香
- 144 蒙藏少数民族老家具
- 149 女性的力量
- 153 大芬村的表情
- 156 啤酒厂的华丽转身
- 160 穿越时空的接吻

- 165 东方明珠,假如明天就要炸掉
168 致“达芬奇”的粉丝们
171 旧书店,城市的胎记
175 涂鸦和小广告
178 村上隆搞笑凡尔赛宫
182 “疯婆婆”草间弥生的心愿
186 合唱,我们为何不如日本
189 人民群众爱金星
192 哥德堡号携来的暖风
195 趣味的意味
198 “苏州河边”的美人
204 《繁花》,窥视的眼
209 陆康:一个人的四重奏

瓷土,窑火

- 214 活在民间的宋瓷
219 睡鸭炉香换夕薰
226 浑厚大气的长沙窑
230 建盏在手,恰如紫云一朵
233 龙泉瓷,飘浮在碧波上的云
237 影青瓷,昌河的精灵
242 回民街觅耀州瓷
246 青花碗底,值得珍爱
250 Yixing:外销紫砂壶
256 阳羨一壶,可再玩乎?

自序

我们身处一个围观的社会，惊愕，兴奋，热闹，也有烦恼。我们围观他人，也被人围观。当然，在成功人士或社会名流看来，被围观是一个机会，你可以利用立体的、交叉的信息渠道闪亮出镜，直上头条，一览众山小，再通过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或争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条缝隙。

围观是介入公共生活、制造消费热点、树立时代形象、探讨及传播价值观的有效方式。开放的社会容忍并鼓励围观。

只是，围观者与被围观者的关系越来越微妙了，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评价与痛斥的同时，还有拦不住的模仿与追随。在很多情况下，公众人物成为时代化身与精神偶像，并不是他真的很了不起，而是围观者的想象与诉求具有重塑金身的功能，这种想象与诉求迫切需要一个代言人，哪怕各领风骚三五天。从这层意义上说，围观者很了不起。开放与围观相辅相成，开放成就围观，围观促进开放。封闭的社会只有偷窥和谣言。

人们在围观中尽情享受臆想中的民主，也可能在全民狂欢中失去自我。

2014年被围观的人物与事件里，刘益谦和他买来的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应该算一个。这只小杯子比刘益谦此前拍来的、饱受争议的《功甫帖》，有着更加宽阔的弥漫性外延。关于它的所有信息大体属于文化

范畴,但不妨碍对收藏之道还比较浅陋的人跟着起哄。原因很简单,鸡缸杯直接指涉财富及中国式致富方式,它的文化属性反倒被口水淹没了。在诸多对此交易行为的猜想中,我读出了丰富的信息,也读出了社会的进步。

前几年中国人花巨资从老外手里买回圆明园铜兽首,一只、两只、三只……价格越来越离谱,交易过程越来越曲折,兽首的每次回归,几乎都被视作凯旋,连“爱国主义”、“民族复兴”等重量级词汇也拿来刺青。今天尘埃落定,很多人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那时我写过两篇文章:《隐含在铜兽首中的皇权意识》、《别学马尔罗,别学义和团》(收入拙作《来自天堂的报告》,2010年出版),我无意在此吹嘘自己是一个先知先觉者,而是很高兴后来看到不少学者、收藏家及文化人表达了与我一样的观点。

是的,我也是一个热情的围观者,只是我一向专注文化人物与文化事件。我认为,一切社会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文化问题。我试图通过对文化问题的探讨,解读中国社会的某些现象。我的职业是记者,我一直提醒自己保持职业敏感,加上我积累了一定的艺术经验,让我在文化观察中拥有微弱的优势。我还有三十年小说创作的实践,如何用精准而不失趣味的文字来表达见解,与读者携手走进话题的核心,多少有点信心。如果对职业风险进行评估的话,跑文化条线的记者相对比较超脱,也比较安全。我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个坐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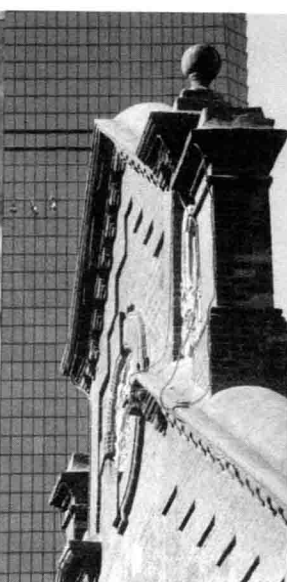
回到书名,回到鸡缸杯。这只造型笨拙、图案艳俗的小杯子已经成了一件象征物,它实在承受不起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却被这个时代加载了巨大能量,能迅速聚集成千上万围观者的目光,映射出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那么打量这只“杯子”,也是打量另一只“杯子”,就是对带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进行观察与批评。身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喧哗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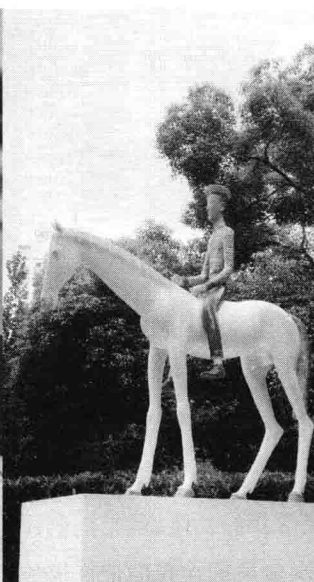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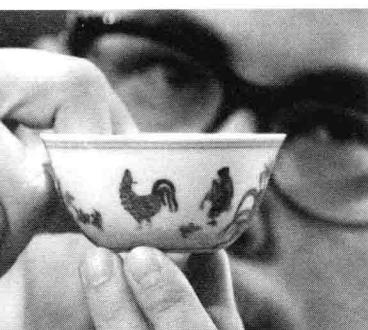
骚动,我乐此不疲地围观着、记录着、思考着、书写着,积极接受围观群众的反馈。我希望读者继续分享我的观察报告,同时向我提供更多的观察维度与对象。

围观,是为了给自省找到一个合适的镜像。

沈嘉禄

2014 年初夏





也许，误会
yexu, wuhui

1978 年的阳光

1978 年春天，道路两边的梧桐树已经爆出了鹅黄色的嫩芽，人们还穿着蓝色或灰色的咔叽中山装，那时候胖子还属于“珍稀动物”，所以每个人的衣服都显得空空落落，随风飘荡，但苍白无光的脸上绽放出兴奋与希望。动乱结束了，高考恢复了，黄封面的教辅书成了当时最紧俏的书籍，新华书店门口经常排起长队，解禁的翻译小说一上柜就卖空。

这一天的场景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我从报纸上得到这个消息，在一个休息天来到上海展览中心，但排队买票的长队一直逶迤数百米开外。形势不容我有半点迟疑，就以一种赎罪的心情找到了队伍的尾巴。这个时候我二十出头，也许是过早地品尝了世态炎凉，对人生的意义仍不够清晰，前路一片迷茫，但我明白，这个展览必须看，我的心必须为这批名画剧烈地跳动一次。因为它是“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在公共空间展出的原作。噩梦初醒的中国老百姓，还不敢奢想今后有一天能走出国门。

我从小热爱绘画，如果没有“文革”的颠倒错乱，或许能成为一名画家。我的三哥应该是画家，他在“文革”前考入轻工业专科学校。他后来告诉我，当时上海只有三所学校有美术专业：美专、轻校和纺专，但成绩最好的考生让轻校先挑，然后是纺专，最后是美专。这是特定时期我国教育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方针的体现，优先满足实用美术。所以我三哥在他那一届考生中的成绩，不是第一，也可能位列前十。也因此，我在读

小学时就能看到他偷偷带回家、在当时非常罕见的西洋美术资料，那些体态丰满的女人裸体，惊雷般地唤醒了我的性意识。有时候我还将要好同学带到家里分享，那种偷食禁果的乐趣，一辈子也忘不了。

三哥每周回家一次，他在家画画的时候，我就在他身旁静静观摩。他回学校了，我就找来一些废纸，再偷出他的颜料，独自享受涂鸦的乐趣。我最初的理想就是这样确定的。理想的幼苗刚破土而出，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现在，1978年在一阵寒战过后来了，我再次走进美术会展，走近来自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文化系统里高度写实的古典主义油画。惊叹，喜悦，惆怅，悲伤，我就像偷吻一个匆匆嫁给别人的情人，泪流满面。

这个展览先在北京展出，然后移师上海，农田、耕牛、河流、收获、晚霞、农民、村妇，都让人感到亲切，激活人们对于故乡的联想。米勒的作品因为生动传神地塑造了农民的形象，表达了根植于土地的朴素情感，就被陈列在显著位置，《喂食》、《奥弗涅的纺线女》所表现的题材可能是常见的，但在画家笔下则流露出直抵人心的诗性。胖嘟嘟的儿童，慈爱的母亲，充满人性光辉的亲切形象，对心灵备受折磨的中国观众而言，不啻是一曲感人至深的摇篮曲。当然，观众中绝大多数人没有基本的美学修养，“太像了！”“像真的一样！”此类评价充斥着展厅，令人烦躁。

还有些比我年龄大一点、但依然是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捧着速写本这里画几笔，那里画几笔，交头接耳，或张大嘴巴不知所措。还有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相互搀扶着在名画前慢慢移动脚步，嘴里念念有词。我还看到一位穿着极其寒酸的老先生独自坐在墙角，无声抽泣，当安保人员前来干预时，他终于哭出了声。

“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越洋而来，是一次破冰之旅，从命名上看，主办方还是尽可能避免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刺激，“农村”、“风景”这样的词汇容易为中方接受。但从观众反响看，这个画展对中国人思想意

识上的冲击无比猛烈，也是中法双方始料不及的。

在文艺复兴期的人文主义思潮中，有两个重要内容，即“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同时它也是在反对封建神学观念的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风景画在文艺复兴期的出现，即是这一胜利反映在艺术中的果实。从文艺复兴开始，在欧洲和法国的绘画中开始体现人的尊严、人的力量，反映了日益蓬勃的民主精神。那么法国农村风景画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正好与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知识分子的主张相吻合。所以这个画展与其说是一场视觉盛筵，不如说是公共生活及思想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

我三哥毕业后分配去了青岛，在一家玻璃厂烧制啤酒瓶，专业等于荒废，但这个画展，他是提前用了探亲假坐火车来看的。回家后他托着脑袋沉默了半天，我陪他沉默，直到妈妈开了灯叫我们吃饭。在他返回青岛前，我买了几张法国农村风景画的印刷单片，他花了一个下午临摹了一幅巴比松的森林。

1981年秋天，上海美术馆还有一个画展也是轰动一时的，那就是“波士顿博物馆藏美国名画原作展”，这是中美建交后，美国在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大型画展。展品中有46幅近现代现实主义绘画，也有12幅当代抽象绘画。若按照美国通常的历史叙述方式来梳理的话，包括殖民时期、独立战争、内战时期、成熟时期、现代时期。霍默的《守夜者——一切平安》（也有译作《瞭望者——一切安好》）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这幅画好像也作为海报张贴在街头，起到了极好的宣传作用——在某些人的话语中，这个守夜者似乎代表了工人阶级，他头上的一口铜钟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丧钟。至少我大学里的中文系讲师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是的，他还对画展中出现的现代派绘画极尽嘲讽之能事：“那几根红的蓝的线条，笔笔直地刷下来，像床单一样，我也画得出。”他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在展厅里我就听观众这么说。



朱尔·巴斯蒂安-勒帕热的油画作品《干草》

这一时期是中国思想空前开放、活跃的黄金岁月，西方文化频频冲击中国人的心灵与文化场域。后来在北京举办的“哈默藏画 500 年名作原件展”和“毕加索画展原作展”也是当时的文化大事件，照样轰动一时。

前不久，俞晓夫还对我说：“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的到来，居然是由几个美术展览会作为先声，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的。作为美术工作者，我感到骄傲。”

天高云淡的 11 月 16 日，“米勒、库尔贝和法国自然主义：巴黎奥赛博物馆珍藏展”在中华艺术宫揭开序幕。开幕前两天我被邀请去观看预展，又近距离欣赏到了伟大的传世之作。《拾穗者》中被罗曼·罗兰称之为“法兰西三位女神”的农妇身影再次感动了困居城市但一直怀念农村的我，还有库尔贝的《泉水》、朱尔·布勒东的《拾穗的女人》、朱尔·巴斯蒂安-勒帕热的《干草》、莱昂·莱尔米特的《收割者的酬劳》、亨利·若弗鲁瓦的《医院探病日》等，都让我产生一种在美的冲击之下的短暂晕眩。87 幅伟大的作品，是农业文明的牧歌，也是人道主义的凯歌，它们中有些是刚刚从奥塞博物馆展厅墙上摘下来运抵上海的，有些则从来没有离开过故园。世界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经成为联结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的纽带，它们不仅仅是艺术大师自身天赋与思想的结晶，还承载了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深思、追问和不懈探求。也因此，三十多年后，我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与艺术经验，在更广阔的文化层面，感受会稍有不同，但是它们依然让我热泪盈眶，久久盘桓，想得更多更远……

令人感慨的“红色小提琴”

告别陈钢教授，从上海音乐学院出来，我就迫不及待地将他签名后送我的碟片塞进车载音响。行进在路上，钢琴伴奏像一串门铃开启了我的记忆，小提琴旋律则像一股清风徐徐吹来，吹散了无数鲜红叶片，纷乱地向我扑来。

那是《金色的炉台》，今天，它和其他几个曲目一起被陈钢命名为“红色小提琴”。演奏者是潘寅林，三十多年前，他是我心中闪亮的星座。

“红色小提琴”，我想这可能是为了界定某个时段而贴上一枚标签，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它的涵义。但我觉得，“红色”两字是容易被误读的，不希望它被当作一个卖点。

我邀请读者朋友走进灰暗的时代记忆，还有我的个人记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八亿人民八台戏”的凋敝寒冬，老百姓希望在政治气候稍有转暖的可能之下，多一点感情承载的方式和感情宣泄的渠道——这当然是现在的说法，那时候，只能说是丰富文化生活。于是，在钢琴协奏曲《黄河》之后，弦乐五重奏《海港》也登台演出了，这给人们很大的鼓舞或者说一种借口：原来西洋乐器也可以为工农兵服务的。

于是，上海这座对外来文化向来敏感并热情接纳的城市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短短两三年里，学习小提琴的人数迅速达到十万之众。这里面绝大多数是中学生，当时学业轻松，几乎没有回家作业，学琴之初的“杀鸡声”虽然刺耳，但家长认为总比浪掷光阴要好。对其中一部分人来